

“云赏樱”

□施崇伟

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连续几十天关注武汉，一切好消息、坏消息都牵动我。牵动我喜忧无常的表情，牵动我心律的节奏，牵动我对东湖、黄鹤楼、汉正街的记忆探出头来。

网络上，武汉大学开通“云赏樱”。一辆5G无人摄像车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进行不间断无人巡游，实时采集和传输直播图像信号。武大樱花在视频里打开一瓣瓣粉白，我也徜徉在去年三月珞珈山的那一抹灿烂文华里。

期许了许久，我是去年才了却心愿。乘兴而往，却遇到航班长时间延误，延误的这个夜晚，一夜风雨，打落了树树缤纷，催生了枝条绿芽。

武大樱花的名气，由来已是几十年。它有着伤痛而复杂的背景。1939年，日军占领武汉后，在武汉大学种下了樱花20多株。抗战胜利，武大回归，樱花仍在。后来，武汉大学不断栽种，并更新和增加了品种。特别是

二月琴声

□朱一平

咪咪咪哆！瑞瑞瑞西……去年腊月初二的上午，楼下的钢琴声重重轰鸣！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楼下的钢琴家上山了。

去年下半年，长期无人居住的楼下突然夜里响起了钢琴声，凝神细听，不是我熟悉的《致爱丽丝》《梦中的婚礼》《秋日私语》。我是门外汉，但凭感觉他弹得很专业，而且猜想是个男士。依据是琴键发出的声音张弛有度，饱满丰富，激烈时铿锵有力，如马蹄疾驰，炮声隆隆；抒情时又如溪流潺潺，春风

饮食男女，滋味万千

□吴桐

我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有看了《饮食男女》这部电影。刚入座，荧屏上就展现上来一段蒸蒸煮煮的中国大菜。

洗菜，利落的刀工，烧水，下锅，油溅起发出咝啦的声音。切肉的动作凌厉而舒展，身形不断地在不同的锅之间转换，夹杂上纷繁的雾气，这个场景像是我心中一直盼望的某个桥断。我一下顿住，便知遇到一部佳作。

电影渐入佳境，我看出稍许端倪。其实故事内容整体看上去很传统又带有点不同，讲的是做了一生大厨的老朱自己年纪大了，味蕾都失去了作用，尽管不服老，但也是自欺欺人，无奈的举动。三个女儿，没有一个是省心的。大女儿家珍编造出个被抛弃的故事，以此来逃避爱情，其实是没有信心，穿最朴素的衣服，过最无趣的生活。二女儿家倩因为父亲早年给自己挑选了人人羡慕自己却并不中意的人生道路，一直心有不满，又不知该如何说起，所以父女关系一直紧张。小女儿家宁一直是最安静的一个，并不多惹事，但内里藏着的其实是一颗并不安分的心。三个女儿心里都想着要逃离父亲这个老家，但除了家倩好像都没有什么办法。

邻居梁家，有三口人：梁老太太，刚从美国女儿家回来，受了一肚子气，见人就说扫兴话，梁老头子却经常安静地听她讲。女儿锦荣，家珍的好朋友，从小失去父亲，在朱家的庇护下长大，婚姻生活一塌糊涂，离婚手续办了多年，才有了些眉目，丈夫还派着私家侦探监视着，希望能抓住些把柄以得到女儿珊珊的抚养权。锦荣的女儿珊珊，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喜欢缠着家宁在电脑上画画。

电影的结尾之际，朱老爷子留上一手，这也

我的奢侈品

□李毓瑜

从我记事起，就住在储奇门高古城墙外长江边的棚户区。

密密匝匝的牛毛毡房子夹杂着板壁房和竹篾条的捆绑房，那就是重庆城的河边人家。

我家捆绑房门前是长江。有歌唱得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几十年前，那是艺术，不是河边人家的真实生活。

真实生活是：男人的营生，是走街串巷，把城里人不要的衣裳、破铜烂铁收起来，卖给废品收购站；或者在河边下苦力，给上河下水来的货船上货下货。女人则捡垃圾，把纸呀、布呀、牙膏皮什么的，收拢起来卖给

在1973年，他们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后来，遍布校园的樱树有一千多株，十多个品种，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吸引着五洲来客。

看花人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刨根问底寻渊源。花开是一季，花去又是一季，趁着春还在，趁着花未谢，趁着人未老，趁正当的花期，不负春光不负花。

我随着赏花人流，流入花海丛中——各种各样的花容月貌，或浅白，或绯红，或是熙熙攘攘开满一树；或是三三两两，耳鬓厮磨。有的飘起来，落英点点，一片，两片，把风也染得白里透粉，让人忍不住伸出手，像是接引那缤纷花雨，又像把缕缕彩色风抚摸。

赏花，也赏赏花人。花是亲情，一家家，一串串，儿女推着轮椅上的爹妈，孩子要挣脱母亲的手臂；花是友爱，校园的大学生，青春与花儿一起绽放，携手，抚肩，情同手足，艳如红妆。

绕湖赏樱

徐徐。他似乎更喜欢弹奏速度极快的曲子，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海上钢琴师》中两个钢琴家火热比拼的沸腾场面。

自从有了钢琴家的琴声，我觉得我们这个单元高雅起来。一天黄昏，看见楼道出来一个陌生的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我迟疑地问：是你在弹钢琴？他答：嗯。

没有想到弹奏如此孔武有力的他，这么平常清瘦。元旦前有一天，老公告诉我，看见弹钢琴的头发造了型身着正装回来，很有艺术家的范儿了。“都能演出新年音乐会了呀。厉害！”我心里默默她想。

直到春节前两天，楼下钢琴声依然在夜

樱花季

是电影留下的一个精彩的伏笔（这儿不再剧透）。但整部电影最打动我的并不是三个女儿引发的三条截然不同又互相牵扯关系的故事线，尽管这也很精彩，且充满巧思。

因为这部电影，李安成为我在华人中最喜爱的导演。他讲述的爱情真是富有中国韵味又别具风采。《饮食男女》最打动我的应该是中国文化穿插在其中的那种微妙滋味，浓浓的，又似近似远，让整部电影都充满温情和沁人的温暖。整部电影都在叙述中有着沉稳的力量，而正是这股力量，让这个些许显得有点荒诞或是非典型的家庭闪烁出灯火般的光芒。

特别让人有趣的是，我在影片中通过双椒爆炒鲑鱼头、黄焖鸡翅、肉骨茶、香酥叉烧酱排骨、茭白木耳炒肉片、咖喱小龙虾、西洋参炖乌骨这般的美食，感受到一个家庭的传承流淌，一种浓妆艳抹或者云淡风轻的中国气节。

每个人的寻找与救赎，每个人的独立与孤独的气息，让这个家庭显得那么别具一格又紧紧相拥。

分享电影中我最为感动的画面：二女儿家倩，平时就是理智张扬的人，最后却慢慢归于平静。老房子经过装修，还换了锁，她一个人住。星期天晚餐改由她来准备，一阵儿热闹电话寒喧，等来等去，却只有父亲一个人来。她的菜，调料配方与当年母亲的一模一样，父亲喝着汤，随口责怪一下女儿的姜放得不地道，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味觉恢复了。呵，他尝到的哪里是味道，分明是浓浓的爱。

他轻轻地说了声：“女儿。”家倩回了句：“爸。”画面就此定格在一盏暖黄的灯光下。女儿的一俯与父亲的一仰，我在这一帧画面下久久不愿离去。饮食男女，滋味万千，而我久久驻足在这对父女面前。

父亲的礼物

废品收购站，换几个油盐钱。

河边人家无自来水，无电，无厕所。我家除了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连带响的闹钟也没有。闹钟，对于河边人家，是奢侈品，是喜马拉雅山。

弟弟上初一时，有几个朋友成天在一起耍，手里捣鼓着线圈、电流表什么的。终于有一天，他把耳机挂在我的头上，耳机里，“叽叽叽”像耗子一样的杂音与播音员的声音共存。

矿石收音机就这样先于闹钟来到了我们家。

而对于我而言，家里有一个带响的闹钟，比矿石收音机更重要。冬天上学看不准天，要迟到了，早饭也来不及吃，我只好夹着书包就跑。

爱情在花开时

爱情也在花间盛开，新人浪漫诉衷肠，花枝前头表心迹。樱花季的婚纱照，已是年轻人一年的期盼。

珞珈山是花园，珞珈山亦校园。武汉大学因樱花而香溢，武大樱花因学校而驰名。百年学府的深厚底蕴，富有古朴风味的建筑，一树树的樱花迎风绽放。赏着樱花，听着一段樱花背后的故事。

一段传奇历史，一场凄美恋情，种植在武大。

上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建校初期，武大毕业的汤商皓赴日本求学。其间，汤商皓与日本女子铃木光子相爱并结婚生子，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1937年夏，正当他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战争全面爆发。汤商皓和铃木光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武大，并如愿留在了武大做老师。没过多久，日军占领了武汉大学。为保护校舍，校长安排了他留守武汉，保护学校。国难之时，汤商皓义不容辞。汤商皓，作为一个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像生不息的武大樱花一样，留在了武大的校史。

绕湖赏樱

眼。绕行小区一大圈，还听到了二胡声，以及山上亭子里传来放嗓高歌的女声。

动静最大最长久的还是楼下的钢琴声，他白天黑夜的弹呀弹，不能上班，那就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弹琴上吧。儿子问，他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弹呀？我说，就是要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才能成为行家。

整个二月，楼下的钢琴家都在认真弹奏，如同习武之人躲在洞穴中，苦练秘籍，那铿锵有力的琴声，犹如咚咚战鼓，为抗击疫情的战斗助力呐喊；而舒缓柔和的琴声，又如春风细雨，抚慰我们焦躁烦闷的心绪。有他的琴声伴随，我们的二月不那么灰暗颓丧憋闷，而是不时喧腾地充满生机。

在二月的琴声中，我想起尤里乌斯·伏契克的文字：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些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樱花季

徐徐。他似乎更喜欢弹奏速度极快的曲子，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海上钢琴师》中两个钢琴家火热比拼的沸腾场面。

自从有了钢琴家的琴声，我觉得我们这个单元高雅起来。一天黄昏，看见楼道出来一个陌生的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我迟疑地问：是你在弹钢琴？他答：嗯。

没有想到弹奏如此孔武有力的他，这么平常清瘦。元旦前有一天，老公告诉我，看见弹钢琴的头发造了型身着正装回来，很有艺术家的范儿了。“都能演出新年音乐会了呀。厉害！”我心里默默她想。

直到春节前两天，楼下钢琴声依然在夜

父亲的礼物

妈妈怕我饿着，在第二节课间休息时，会用篮子装着一碗烫饭，送到教室外。一男同学看见我妈送饭来，就怪叫着一阵大笑，我是又气又急。我不要妈妈送饭，她偏要送，我情愿饿着，也不想吃她送的饭。

带响的闹钟，是横在我心中一道长长的伤口。

在我家的楼上，住着一位马姓伯伯。他儿子在成都做事，回来探亲给他买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巴掌大的一个小盒子，放出来的声音又大又清晰，比弟弟的矿石收音机强多了。我常到马伯伯家听收音机。周日的下午，常见的情景是，一老一少，我们俩静静地坐在桌边，守着那个小盒子，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听下去，一个下午就听过去了。

几年后，马伯伯随儿子去了成都。临走时，他把这台收音机送给了我，它就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奢侈品。

一直到参加工作，我在市内一家医院的食堂当了炊事员，妈妈怕我误



环绕东湖水、坐拥珞珈山的武汉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有26栋依然完好保存的早期建筑。登临教学楼顶，一览建筑艺术，霞光之中，幢幢大楼气势恢宏，布局精巧，中西合璧，美轮美奂。校园里，我还见到了李四光的雕像和他背后的一头毛驴。当年，骑着毛驴的李四光在珞珈山看到此番美景，便立马敲定：“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实乃

眼。绕行小区一大圈，还听到了二胡声，以及山上亭子里传来放嗓高歌的女声。

动静最大最长久的还是楼下的钢琴声，他白天黑夜的弹呀弹，不能上班，那就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弹琴上吧。儿子问，他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弹呀？我说，就是要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才能成为行家。

整个二月，楼下的钢琴家都在认真弹奏，如同习武之人躲在洞穴中，苦练秘籍，那铿锵有力的琴声，犹如咚咚战鼓，为抗击疫情的战斗助力呐喊；而舒缓柔和的琴声，又如春风细雨，抚慰我们焦躁烦闷的心绪。有他的琴声伴随，我们的二月不那么灰暗颓丧憋闷，而是不时喧腾地充满生机。

在二月的琴声中，我想起尤里乌斯·伏契克的文字：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些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樱花季

徐徐。他似乎更喜欢弹奏速度极快的曲子，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海上钢琴师》中两个钢琴家火热比拼的沸腾场面。

自从有了钢琴家的琴声，我觉得我们这个单元高雅起来。一天黄昏，看见楼道出来一个陌生的中等身材的年轻人，我迟疑地问：是你在弹钢琴？他答：嗯。

没有想到弹奏如此孔武有力的他，这么平常清瘦。元旦前有一天，老公告诉我，看见弹钢琴的头发造了型身着正装回来，很有艺术家的范儿了。“都能演出新年音乐会了呀。厉害！”我心里默默她想。

直到春节前两天，楼下钢琴声依然在夜

《我们正望着花开的三月》
纸本水墨 游江

了打早火煮饭，找人借了120元钱，给我买了一块时新的上海牌手表。把这块上海手表戴在腕上时，我终于有了人生的第二件奢侈品。

1984年，新上任的院长来到了厨房对我说：“小李，党校要招收一批学员参加省统考，你有没有本事？”

重庆的夏天酷热，电风扇，成为复习功课考上党校、改变我命运的关键。

在离家一站远的中兴路旧货市场，我淘到了一台坐式电风扇，大半新的才十块钱。靠这台电风扇，我挑灯夜战，背历史、背政治、做作文，练习基础的数学题。四科考下来，我的成绩排在第36名。我从一个食堂煮饭的伙头军，变成了党校的一名学生。电风扇功不可没，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三件奢侈品。

随着生活的变化、科技的发展，市面上开始流行BP机(寻呼机)。我白天上班用办公室电话，晚上回家打街边的公用电话，当然也想有一个BP机挂在腰上。后来，我们院长把她的BP机给了我。当晚，BP机响了，我赶紧到街边找公用电话，照显示的来电回过去。还未开口，一个男人粗大的声音就从听筒里叫了起来：“王胖娃，你的河沙水泥准备好了没有？”

“啥子河沙水泥？”

“你是4131啥？”

“对头。”我说。

“那，你不是王老板？”

“我不是。”

嗨，我和王胖娃共用了一个BP机号。或许王胖娃觉得和我共用一个号码，耽误了他的生意，他决定放弃了4131，从此这个号码就专属于我了。BP机成了我人生中的第四件奢侈品。

旧房拆迁，我家搬到南区路，两室一厅。到2001年，电信局在居民家普及安装电话，一部只要300多元。于是，父母房间一部，客厅一部，一白一蓝两部电话静静地泛着幽

光。我告别了用街边公用电话的历史，拥有了人生的第五件奢侈品。

三月中旬，武汉大学樱花开放。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办学的良好宝地。”

一边“云赏樱”，我一边回味着。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所有的经历，都化为了一年一度繁盛的土壤和营养。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武汉又遭遇突如其来的风雨。走出方舱，走向复工路上的白衫粉裙，正像一瓣瓣雨后新花。武汉的春天，正在开放，并且，比往年多出了更加坚强的色彩。

厦门大学与重庆的情缘

□陈惠堂 王荣华

中国近现代史波澜壮阔，浩浩汤汤。“侨都”重庆与百年高等学府——厦门大学，跨越千山万水，在现实和梦想的两端架起一座座气势恢宏的桥梁。

上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遭受日军的野蛮轰炸。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有一个人因为坚决抗日引发日本侵略者仇视、追捕。在他避难安全后，在渝各团体联合在重庆大学为他举行安全庆祝大会。

他，就是陈嘉庚。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毁家兴学，创办了包括厦门大学在内的多所学校，他更是在力主抗战、抵御外敌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进一步加强全民族抗战决心，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率慰问团抵达重庆，全面考察重庆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卫生、交通、新闻媒体等情况，参观了工厂、军械厂、合作社、炼药厂等，连续待了40天。

陈嘉庚一生舍家为国、英勇无畏，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在重庆这片土地上传扬，铭刻在每一位厦大师生心中。

“谁能一舟横渡，尽听两岸潮声。”余光中，富有重庆情缘的厦大人。他曾在重庆生活了7年，就读于从南京迁到重庆大后方的南京青年会中学。艰难的抗战岁月使他对重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与妻子生活的60多年，重庆话成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他自称重庆“崽儿”，将重庆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其作品《当我死时》《思蜀》《嘉陵江水》《乡愁》中都描写了他在重庆生活的场景。

1949年，余光中赴厦门大学外文系学习，在厦大期间，他发表了处女作《扬子江船夫曲》在内的7首新诗、7篇文艺评论、2篇译文，开启了他文学创作的征程。1950年，余光中辗转至台湾。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著名的乡愁之诗。晚年，余光中曾多次到厦门、重庆以及祖国各地讲学、交流，担任大陆多所高校教授，将自己的乡愁化作桥梁，用诗人的方式，承载着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任。

时光荏苒，此后的岁月，一代又一代厦大校友扎根重庆，谱写着这座城市的绚丽乐章。

196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的高葆旺，为重庆三峡库区的统计事业不遗余力地奔走，数次前往广东、山东、福建等三峡库区对口支援省市联系工作；201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政治系的王栋，两年前来到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担任第一书记，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201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赵征寰，来到重庆市西南大学药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风光秀。展开历史的画卷，厦大与“侨都”重庆市之间的河梁赫然显现。如今，厦大与重庆的明日之桥愈加雄伟。

光。我告别了用街边公用电话的历史，拥有了人生的第五件奢侈品。

寻呼机淡出舞台，手机流行。但家有座机，上班有电话，我交往少，又不做生意，手机于我并不是必须。

一天，院长问我：“你为啥子不买手机？”

“没人给我打电话。”

“你没有手机，人家哪个给你打电话？”

院长的话有道理。于是，我到解放碑重百商场买了一部手机，这手机是我的第六件奢侈品。

越往前走，生活越好。当生活拥有了N个物质的奢侈品后，我开始拎着箱子，满世界地旅游，到英国喝下午茶，到土耳其坐热气球，到埃及看金字塔。

“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感谢这个时代，几十年间，从奢望一个小小闹钟到串门世界各地，我的奢侈品早已成了日常用品，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